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

性理二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揚食我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説纔説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説性只是説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

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禀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

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
愚之等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問
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
稟清濁之不齊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
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
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
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廣平游氏曰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龜山楊氏曰人所資禀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

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説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之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

或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上蔡謝氏曰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稟偏駁不足疾也

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安不可變之有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誥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寛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衮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

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

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　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　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説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為人物理何所受曰是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

洎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為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智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

不已則成功一也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地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又曰臯陶謨中所論寛而栗等九德皆是

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或問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曰然　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　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　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

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若論本原既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

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别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

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爲善者是

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　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稟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稟偏則理亦欠闕了氣質之性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闕繫焉　問氣質有

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淸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淸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淸也推此求之可見　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衮來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　問所謂美惡恐卽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淸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

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智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為上智其賢不得為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差等蓋清濁美惡似為氣質中

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糅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又問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善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　氣升降無

時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　人之氣禀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性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　問氣禀在於人身既復天理氣禀還去得否曰天理明則彼如何著得　問理無不善則氣禀胡為有清濁之殊曰纔說著氣便自有寒有熱有香有臭　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著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　性譬之

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汚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猝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也然用氣力然後能至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禀之清者爲聖爲賢如寳珠在清泠水中禀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寳珠落在至汚濁處然其所禀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

自不昧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　問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曰然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　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

敏又有敏於内而外不敏莫是稟氣强弱曰不然淮南子云金水内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内故内明氣偏於外則外明　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様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則殺其臣為父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

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　問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　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

理管攝他不得　沈僩問或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禀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僩以為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於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禀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發得

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為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裏坐他心裏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咬人他有甚麽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禀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

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

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禀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問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

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
與不知人何故與犬羊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
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
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
陳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
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
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
更不修為須是看人工夫多少如何若工夫未到則

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工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　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彛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

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横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曽問他

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縁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

人所以立為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怒哀樂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　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

惡混使張程之説早出則這許多説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説立則諸子之説泯矣因舉横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説箇仁義禮知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

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　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蓋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有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

性之説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又曰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如椀盛水後人便以椀為水水却本清椀却有淨有不淨問生之謂性他這一句且是説稟受處否曰是性即氣氣即性他這且是衮説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别説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為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曰性者渾然天理而已

纔説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别　程子云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所禀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氣之流行性為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故先生嘗云善惡

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看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德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

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惡是氣禀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禀惡便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禀上既是氣禀不好便和那性壞了又曰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惡所汩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　程子云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

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蓋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緼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緼善亦可知也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

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又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

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禀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禀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禀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禀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别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萬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人生而静以上不

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又曰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

者善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衮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

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　程子云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

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

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問以水喻性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糅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汚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因他母子清曰然

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是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　程子云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蓋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脩

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脩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問此理天命也他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離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雖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著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

見又曰程子生之謂性一叚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
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
一節清濁又是一節横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箇性字分别自生之
謂性以下凡説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
性則其理自明矣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三十二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一

性理三

氣質之性附命才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

於柔必反之如禽獸是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别出氣質之性　問人之性其氣禀有清濁何也曰二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性命夫豈物物而與之哉氣禀之不同也雖其氣禀之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也　太極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人欲初無體也傳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直至物至知知好惡形焉然後有流而為惡者非性所本有也

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横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為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為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

謂之性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兔齋黄氏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葢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葢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

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

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荅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氣有清濁譬

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為為義之意却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　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為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别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别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别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有性

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

而有善有惡者氣禀不同耳然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徳性用陰濁則物欲行亦是此意　天命之謂性是天分付與人底謂之性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是也所降之衷何嘗不善此性本無不善天將箇性與人便夾了氣與人氣裏這性性纔入氣裏面去便有善有惡有清有濁有偏有正清濁偏正雖氣為

之然著他夾了則性亦如此譬如一泓之水本清流在沙石上去其清自若流在濁泥中去這清底也濁了不可以濁底為不是水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禀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禀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

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温土性遲重七者
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様
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歷法筭到本
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
便是禀得這真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
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
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
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

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陰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禀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

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正為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楊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為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為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曾說將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

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既是贊歎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邪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

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横渠因之又立為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别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耳　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之不齊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

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
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止未便能昏蔽得他所
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
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
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
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
行為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賦質
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

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禀氣不清此如井泉脉味純甘絶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為二

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别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潛室陳氏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

故先儒分别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着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虚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荅之只就義理上説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

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説之程子之説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説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　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説義理之性專説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

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禀則善為無别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之性正聲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中但外義理而獨徇氣質則非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汩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而土汩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淸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

矣

平岩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禀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臨川吳氏曰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

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既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於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為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汚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為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為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

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曽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汚壊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盖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曽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曽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

若荀楊以性為惡以性為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變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為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楊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為大有功張子書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

為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於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於

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汚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沭復如前汚壞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或問今世言人性善性惡性緩性急性昏性明性剛性柔者何也曰此氣質之性也葢人之生也天雖賦以是理而人得之以為仁義禮智之性然是性也實具於五藏內之所謂心者焉故必賦以是氣而人得之以為五藏百骸

之身然後所謂性者有所寓也是以人之生也稟氣有厚薄而形體運動有肥瘠强弱之殊稟氣有清濁而材質知覺有愚智昏明之異是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而朱子謂其指人之知覺運動為性者是也是性也實氣也故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亦謂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斯豈天地本然之性云乎哉若論天地本然之性則程子曰性即理也斯言盡之　天下之清莫如水先

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黄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于海竟莫能清者何也請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曷嘗不清也哉出於岩石之地者瑩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於天而附於人局於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岩石泥

塵有不同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岩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水之濁於泥塵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河之水甚濁貯之以罷投之以膠則泥沉於底而其水可食甚濁固可使之清也況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世之學者非惟無以清之而又有以濁之性之汚壞豈專係乎有生之初哉有生之後目隨所接而增其滋穢外物之溷多於氣質之滓者奚翅千

萬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非其性之罪也

雖然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

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

亦命也以下兼論命○夫動静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

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

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不能長亦宜矣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

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僥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或問命與遇異乎曰遇不遇即

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為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知命是求在我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

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禀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于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朱子曰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禀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

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為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

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　問顏淵不幸短

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問亡之命

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又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

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

然也抑其所禀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禀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禀得那高底則貴禀得厚底則富禀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禀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顔子又不如孔子又禀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匀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

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拗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仁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

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陽陰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糅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

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

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凑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　問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顔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郃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

矣吾皃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富且壽且富以下反是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

此則氣禀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　人之禀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禀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為棟梁或賤而為廁料皆其生時所禀氣數如此定了　或指屋柱問云此理也曲直性也所以為曲直命也曲直是說氣禀曰然　問遺書論

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

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

乎巖墻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却去巖墻之下立萬

一到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

問伊川横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

甚官其官之簡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

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

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

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禀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盖緣他當時禀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盖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潛室陳氏曰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性命由徳工發

者爲義理由氣上發者爲氣質雖其稟賦不同茍能學問以充之謂窮理盡性則向之得於氣質者今也性皆天德命皆天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魯齋許氏曰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死生脩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爲也非正命者行險

儌倖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名也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禀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本之曲直其性也或可以為車或可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下兼論才

性出於

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禀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禀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

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　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脩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

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才料曲可

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或曰人才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耶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

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有不可移却被他自暴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者亦有可移之理　問韓文公楊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絶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

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　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

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

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　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他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溫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為他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裏多故為才　問能為善便是才曰能為善而本善

者是才若云能為善便是才則能為惡亦是才也

問人有强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又問如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為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為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　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為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以若訓

順者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必以為才之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楊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始言其大槩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耳　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為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

嘗以才為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為才也以氣質為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矣而孟子却止以才為善者何也曰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

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

或問曰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

雖不同而所以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耶抑所謂才者乃所謂性也才是資禀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可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之論才與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據氣禀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為善者才也此自

不殊

北溪陳氏曰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平岩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一